

思想雜談

第十九輯

若虛等著

370
J3

湖北人民出版社

思想雜誌

第十九輯

內 容 提 要

本輯共有短文二十篇，其中一部分是在武漢防汛期間陸續發表在「長江日報」上的思想小品，對防汛鬥爭中出現的一些思想問題作了細緻的評述，並揭露和批判了防汛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和事務主義，以及驕傲麻痹情緒。另外一部分是日常生活思想問題的漫談。

思 想 雜 談

(第十九輯)

若 虛等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漢口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一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江漢印製廠印刷

*

書號：112·787×1092 $\frac{1}{4}$ 開·1 $\frac{1}{2}$ 印張·29,000字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25,000

目錄

從『將隨兵走』談起·····	若虛(一)
關於『比』·····	若虛(三)
再談『比』的問題·····	若虛(七)
科學和『神話』·····	若虛(二)
考驗·····	若虛(三)
戰鬥，需要戰鬥的作風·····	石嚴(一七)
也有機關工作·····	石嚴(一九)
忙碌的段長·····	方歌(三一)
愛我們自己的國家·····	微言(三)
千百萬羣衆創造英雄偉業的時代·····	柳池(二五)
危險的驕氣·····	聞燿(二七)
不能忘其所以·····	若虛(二九)

一堂失敗的『勞動教育』	正文(三)
從給孩子『補課』談起	正文(三)
『質量』問題	正文(三五)
『衛生家』	新人(三七)
衛生問題	微言(三九)
主任和股長的『服務精神』	黃小野 張廷榮(四〇)
『好漢』老李	易揚(四一)
如此『愛護』勞動模範	李肇君(四)

從『將隨兵走』談起

在近十多天來最緊張的防汛戰鬥中，許多羣衆都積極參加了第一綫的鬥爭，有些領導機關的工作幹部也成批地下到防汛工地去了。有些部門原來在市委緊急動員以前，曾經佈置了一些經常的工作，現在感到『兵』已走了，『將』也隨着『兵』走了，因此不知如何着手。

問題很明白：當前擺在武漢市全黨、全體人民面前的防汛鬥爭，是關係武漢地區國家社會主義建設和全市一百五十萬人民的生命財產的極爲嚴重的鬥爭。我們只能盡一切努力走『戰勝洪水、確保安全』這一條唯一正確的道路，而不能徘徊猶豫，或有任何麻痺僥倖心理。爲此，武漢市防汛總指揮部就不能不調用和動員必要的人力物力，投入最緊張的戰鬥，和洪水爭奪時間。於是就不能不出現某些部門『兵走了』和『將隨兵走了』的局面。

絕大多數的人，是懂得這一場戰鬥的嚴重意義的，對於武漢市防汛總指揮部的措施，是了解和擁護的。但也有少數的人，思想上一時扭不過來，感到原來自己的打算和計劃被打亂了，心裏

就總是丟不開，同時又感到很被動。於是有人就自問起來：說防汛是壓倒一切的中心，究竟『壓』到什麼程度呢，究竟要不要經常工作呢？有些工廠、企業部門，因為自己的車子被調用了，臨到原料、器材物資搬運發生困難時，就有點耐不下去了，感到有了矛盾，也感到有些委屈。

這也難怪。原因是那些感到有矛盾、感到受委屈的同志還不大了解最近時期防汛工作情況，或者是了解一些情況但還不大摸底。我想，如果大家把這些情況和意圖弄清楚了，問題會自然地『迎刃而解』的。

但是，其中有些同志，也的確是政治感覺不夠敏銳。既然我們當前的大敵是洪水，而『洪水是無情的』，爲了戰勝它，我們就不能不爭取時間；既然這是關係到生死存亡的問題，那麼，工作的緊急性和突擊性很大，這就不足爲奇了；既然緊急到這樣程度——到了中心工作與某些經常工作已經『二者不可得兼』的時候，這就必然有『服從誰』和『必要時犧牲某些方面』的問題，這就不能按『常理』來判斷、來辦事；既然已到『兵已走了』和『將已隨兵走了』的情況，自然也就不能不在服從總的中心工作的原則下來考慮適當改變和縮減原有的計劃，而不能固執於原有的打算和計劃，這些就是在非常狀態下處理中心工作和經常工作應有的原則和態度。

當然，也要說明：必要的和有可能作的經常工作，是決不能停下來的！主要的建設工程、生

產活動及其他經濟活動，是應該力求維持不令停頓的！領導者的責任就在於積極主動想辦法、合理組織和使用力量，克服自己的困難，這就是從直接、間接方面更多地支持了中心工作，同時也維持了經常工作。如果不然，影響了最中心最緊急的任務不能完成，那就必然像下棋一樣：『一着下錯，全盤皆輸』；自己一個部門、一個方面的計劃或工作，也就根本無從談起了。所以，領導者的責任除了一方面大力支持中心工作外，同時也應以適當精力和時間，並盡可能組織和發揮留下來堅持工作的力量，使經常工作不致中斷，等到『兵』『將』陸續凱旋歸來的時候，有計劃地恢復原有秩序，並把他們高漲的熱情和勝利的意志，充分發揮到日常工作和生產中去。這樣，豈不是工作不會被動，而是主動起來了麼？

（若 虛）

關於『比』

年紀比較大和曾經經歷過舊社會生活的人，在碰到新的問題或事件時，總常常容易拿新舊事物對比，或拿兩種相類似的事例對比。這是非常自然的，人們的痛苦的經歷是很難從記憶裏抹掉

的，特別是當他們碰到類似現象的重現時，那就更不能不想起已經過去的時代和已經過去的事情。問題並不在於比，而在於如何去比：從現象上去比呢，或者透過現象而從本質上去比呢？從事情的一個方面去比呢，或從事情的全面情況去比呢？

比如防汛問題，就是其中的一例。

今年雨水過多，天氣陰霾，『六月夜半蓋夾被』，氣候的確也有些反常。有人就說：『晴半天，雨半天，簡直跟一九三一年的天氣一樣。』有的人就想到一九三一年漲水的情況，心裏恐慌起來。這中間就有問題。

拿今年的天氣和往年的天氣比，特別是和一九三一年的天氣和水情相比，這是可以的，也是應該的。這樣比一比，再加上對今年的雨量、氣候、上下游情況等等和水情有關係的自然因素進行系統的對照、分析和研究，這就會幫助我們對今年長江水情作出比較正確的判斷，以便正確地根據這些情況，採取必要的措施，以確保我們的安全。我們的黨政領導機關，正是首先從這些基本情況的估計出發，來確定我們的工作的。只要舉出六月二十八日『長江日報』一版刊載的中南、武漢黨政領導機關所發的通知、命令等文件，就可以完全明瞭了。比如武漢市人民政府命令中在分析了今年的雨情和水情後，就明確指出『種種跡象說明今年有很大可能出現一九三一年的

最高洪水位」，因而提出了「爲確保武漢市人民的安全，確保國家建設的安全而鬥爭」的號召。

可惜的是：有些人却只是在水位上、氣候上比一比，而沒有更進一步去比一比一件更有意義的事情——就是我們所處的時代已經完全不同了！今天是人民當家作主，是共產黨領導着我們，解放幾年來我們在堤防建設中已作了許多工作；而在一九三一年那時，人民却完全處於被奴役和被壓榨的地位，國民黨反動派是在殘酷地統治着我們，他們根本沒有爲人民辦一件好事，並且還趁機變本加厲地進行剝削搜刮。從北洋軍閥統治時代起直到蔣介石，哪裏曾經認真修理過水利工程和堤防！

也許有人會說：今天解放了，一九三一年還沒解放。這誰也知道。可是，有些人正是在這方面體會不深，看不出今天和過去比較已經有了根本的變化，所以才在天氣和洪水面前，喪失了信心。

我們知道：自然條件的變化，是有一定的規律的。一九三一年的洪水位，只要對它有正確的足夠的估計，認真採取了有效的措施，不要麻痹大意是可以戰勝它的。今天我們所處的時代，已和以前迥不相同。黨和人民政府是這樣的關懷我們，當他們估計到可能發生的情況時，就號召我們動員起來，指示我們正確地與洪水搏鬥，並從各方面支援我們，鼓舞我們。比如，我們需要抽

水機，北京、瀋陽等地就大力支援我們；我們需要防汛有經驗的民工，湖北省就大力調撥；我們需要技術人員，長江水利委員會就及時派出技術人員參加防汛工作……。而我們羣衆的組織性、紀律性、戰鬥性，更不是以前任何時代可以比擬，黨和人民政府一聲號召，我們的人民解放軍工程部隊就出動了，我們的建築工人隊伍、搬運工人隊伍出動了，我們的青年工人突擊隊和郊區農民也組織起來了。我們需要的工具、麻袋、土方、砂石，既不會感覺匱乏，我們全市人民的消費物資，更可供應無缺。……總之，我們具備了這些有利條件，這些都是一九三一年所沒有的，也是當時所不會有的。因此，我們應該深信，『依靠着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與支持，依靠着廣大軍民共同努力，即便出現一九三一年的大洪水，我們也有充分把握戰勝它。』（引六月二十八日報載武漢市人民政府命令語）根本不應自相驚擾。

「比」，有比得的地方，也有不能機械類比的地方。今天人民所處的時代和地位，和一九三一年是不能比擬的。這就是我們的力量所在，就是我們可以戰勝洪水確保安全的保證。

（若 虛）

再談『比』的問題

七月六日『長江日報』刊載了『關於「比」』的文章以後，得到了讀者來信，他們說：文章說得好；但是還有應該好好比一比的，就是把今天熱愛人民爲人民服務的黨政領導同志和廣大幹部，跟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官僚、軍閥（如何成濬之流）對照，這才是尖銳的對比。

感謝聰明的讀者的關心和提示，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有談一談的必要。

我覺得：這個問題可以比，但也可以說是不能僅止於這樣一比。我的意思是說：從個人的切身感受來說，比是自然的，比一比對提高認識和堅定信心是有好處的。但是如果深入一步去考慮問題，那就很不够了。因爲，今天我們的黨政領導同志和廣大幹部，都是忠實於人民革命事業、効忠於人民革命事業、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革命工作人員；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官僚、軍閥等，則是騎在人民頭上，長期壓榨人民，根本不管人民死活的反動已極、腐敗透頂的壞傢伙。我們能不能光說：『對，今天的領導同志和革命幹部就是心腸好，國民黨反動派就是沒良

心」呢？

當然，我們的領導同志和革命幹部就是好，反動的軍閥、官僚就是不好，這也完全是事實。但就只看到這裏，那就不够了。我們應該清楚地看到，這裏面有着一個根本的鮮明的界限：革命的工人階級及其革命政黨和反動的剝削階級及其反動政黨的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

有了這一條界限，一切就明白了。

今天中國共產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是這樣無微不至地關懷我們，支持我們；全國人民是這樣同心協力地在支援我們，幫助我們，這些是我們能够戰勝洪水的基本條件之一。這些都給我們極大的鼓舞和力量。而在一九三一年呢，國民黨反動派却不管大水不大水，一方面在進攻工農紅軍解放了的地區，屠殺革命人民，一方面反動派內部又在鬧矛盾，拚死命的大打其內戰。反動頭子蔣介石在當時不是還假裝悲天憫人地通電說自己沒做出一件好事，「願自殺以謝國人」（天哪！這不知是第幾十次「自殺未遂」了）麼？

今天，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預見到武漢和湖北其他地區水情嚴重，立即撥了數達幾千億的巨款，要我們不惜費用，積極準備，迅速完成防汛措施，防範於未然，確保武漢國家建設事業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而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的一九三一年呢，反動派忙於內戰，根本沒注意

人民已經受到了災害的嚴重威脅，國民黨地方軍閥、官僚，一方面抓着了這個好題目，向他們的僞中央要款，向別的地方『募捐』，一方面則趁機在地方上進一步剝削人民，中飽自肥。兩相比較，又是何等顯著不同！

今天，武漢的黨政領導同志和各級參加防汛的工作幹部，正夜以繼日地戰鬥在指揮崗位上，戰鬥在防汛搶險的最前綫，許多人好多天沒睡好一次覺、沒吃好一頓飯，爲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他們表現了高度的責任心和艱苦卓絕的自我犧牲精神。我們每一個革命幹部，是這樣廉潔奉公，把國家和人民用來支援防汛的每一個錢，都用在有利於人民的防汛工作上。而當年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軍閥、官僚呢，他們則是不管人民死活，仍然過着其荒淫無恥的生活。許多人看見水勢不妙，感到武漢不大好玩，早就包了輪船溜到上海去了；而像何成濬這樣的反動頭子，不是仍然過着其花天酒地、蹂躪女藝人（可憐舊社會中女藝人的遭遇）糟蹋女災民（她們是反動統治下的受難者）的罪惡深重的生活麼？至於等而下之，其他的小軍閥、小官僚、以及幫兇走狗之流，也莫不乘人之危，極盡其搜刮剝削掠奪搶劫之能事。我們僅舉一個例子就行了：據僞『武漢日報』記載，當時曾經收到六萬元（銀洋）的救災費，而僅僞警察局報銷的划子費，就佔了兩萬元。請看，這羣吃人的野獸們又是多麼兇饒！

.....
親愛的讀者！我們談的已很多了，但還要談幾句要緊的話：請你們千萬不要僅僅只去想我們的黨政領導同志和革命幹部多麼好，多麼值得欽敬，却忘記了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責任，忘記了千百萬人民羣衆的身上已經有了多麼顯著的變化。試看，黨和人民政府一聲號召，全市人民就是一條心，像一部大機器一樣迅速地轉動起來，十多萬人的防汛大軍就這樣自覺自願地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組織起來和戰鬥起來。由此可見，我們廣大人民羣衆的覺悟性、組織性和紀律性是多麼高，我們集體的力量又多麼偉大，由此更可以加強我們戰勝洪水的決心和信心。

我們有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偉大的人民領袖毛主席的領導，我們有優越的人民民主制度，我們有廣大的有覺悟、有組織、經得住革命戰鬥和嚴重考驗的幹部和羣衆，作爲一個新中國的人民，這是多麼值得我們自豪啊！

我又記起了偉大的斯大林同志說過的一句話：「……每一個擺脫了資本枷鎖的最平常蘇維埃公民，都比國外任何一個背着資本主義奴隸制枷鎖的大官顯宦高出萬萬，……」
因此，還要再說兩句：比是可以的，但要這樣來比。

科學和『神話』

幾千年來我國流傳着『愚公移山』的寓言，這兩年來，各個劇種又曾上演『張羽煮海』的神話劇。人們喜歡這些寓言和神話，特別是喜歡主人公的勇敢和毅力，因為它們反映了人民的一種美麗的幻想，一種善良的願望，和對於舊秩序的強烈的反抗意志。它們存在着某些積極的因素。

也有些寓言和神話，對我們的教育意義，却是從相反的一方面表現出來的，我們也很喜歡它們；但是，無論它們的主人公的想像多麼豐富，多麼神奇，却總引不起人們的同情和興趣，引不起一種好感，反而成爲人們嘲笑的對象。大家常常愛引用的『杞人憂天』裏面的杞人，就是其中一例。

在當前防汛工作中，也就有這樣一些荒唐的『神話』，或者說，荒唐的想像。

有人這樣說：人民政府要確保武漢在一九三一年最高洪水位或比這種水位還高一些的時候，不致出什麼問題，那麼，如果洪水漲到三十多公尺、四十多公尺的時候，怎麼辦呢？聽說也還有

少數的人非常耽心洪水漲無止境，心裏也的確恐慌。

如果按照這個人的想像力，倒可以說得更荒誕、更誇大一些。比如：假如全中國、全亞洲的雨量都集中在長江一帶落下來，那麼怎樣辦呢？又比如：如果太平洋的水被太陽蒸發得差不多了，讓風吹到中國大陸降落下來，恐怕好多地方都要陸沉啊。……好了，不能再舉例了，否則簡直會爲這些先生們作義務宣傳了。

我們共產黨人，革命工作者，是相信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是相信科學和真理的。對自然和自然現象的控制，我們今天雖然還不能完全爲力，但只要掌握了它們的規律，採取適當的有效的措施，就可以適當地控制和約束它。幾千年來。我們和洪水鬥爭的經驗就是如此。今天，我們人民自己已經當家作主，我們更有着戰勝洪水的有利條件。只要我們認真摸到了洪水的性格，認真作了努力，我們就可以戰勝它。今年武漢水位已超過了一九三一年的最高洪水位，我們的堤防還靠得住，還沒出大的事故，不就是雄辯而有力的例證麼！

人民政府提出戰勝洪水、確保安全的方針，是有其科學根據的：一方面，充分估計了今年洪水的嚴重性，認爲洪水上升到一九三一年最高水位（二八·二八公尺）或比此更高的可能性是有的，因此，必須從最嚴重的情況出發，並貫徹水漲堤高的精神，作好準備，確保安全。但是也